



良知是人生最宝贵的

最高层, 哪知王立军叛逃美领馆, 粉碎了薄的美梦。谁会想到他们会成为阶下囚呢? 这不是报应吗? 这是丧失良知的必然结果。

有良知的人他会分清善恶是非, 不会干坏事。而没有直接干坏事的人, 他不一定有良知。例如: 一个人在公交车上看见一个扒手在偷另一个人的东西。看见扒手偷东西的人, 他并没有偷东西。但他认为: “不管我的事。” 默不作声。这是不是相当于对扒手说: “你偷吧! 我不管。” 这是不是支持扒手偷东西呢? 这不是丧失良知了吗。说不定这人的钱包下次就被偷了呢。相反, 若见到扒手偷东西时, 吼一声: “不准偷东西!” 那扒手还敢在车上偷东西吗?

正由于现今社会道德沦丧, 腐败堕落, 为了钱尽做坏事, 整人害人; 而另有不少的人虽未直接干坏事, 但也是非不分、随波逐流、麻木不仁。

【明慧网】现代人讲良知的太少了。不少人不知良知为何物, 不承认什么良知不良知的。他认为世上那么多的贪官、淫乱、欺诈、残暴、杀人害命……等等, 那些人怎么没有遭恶报? 以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为例。薄熙来心狠手辣, 为了上爬, 不顾一切的执行邪党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 在辽宁大连、沈阳开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贩卖尸体的先例, 从而捞取政治资本与经济利益。他是一个阴险、恶毒、淫乱的魔头。王立军“国家一级卫士”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他们坏事干绝。但表面上都挂着耀眼的光环。眼看薄熙来就要登上中共的

路遥知马力, 下台见兄弟

我们单位一把手学历高, 智商也高, 出过业务专著, 擅长逻辑问题, 考虑问题左右逢源, 滴水不漏。心眼也不太坏, 就是受败坏风气污染, 私心较大, 在单位事事处处他都得站高枝, 明里暗里, 都要占单位的便宜。这样的事情多了, 就引起了职工的非议。职工们把我和他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二把手修大法两袖清风, 一把手不修炼唯利是图。” 议论的多了, 风言风语的他就听到了一些, 谁议论了他, 他讨厌谁, 遇着机会给人小鞋穿, 该办的事找借口给人家拖着。我虽然没议论过他, 他也生我的气, 他觉得是因为我的缘故, 才弄得他威信扫地。于是, 他就隔三差五的在语言上对我旁敲侧击, 对我的工作鸡蛋里面挑骨头。每当遇到这种情况, 我都是坦然以对, 不生气, 不为自己开脱辩解, 而是洗耳恭听, 该认错的认错, 找

自己的不是, 以后把工作做的更好一点。

久而久之, 一把手对我的态度逐渐变了, 说话和气了, 有什么疑难事, 总是先和我商量, 征求我的意见, 非常尊重我的意见。一般我提出怎么办, 他就照办。他的说法是: “修大法的人, 提的办法平、稳, 对各方都有利, 后效应好, 没有副作用。”

前年, 这位一把手因年纪偏大, 被上级“一刀切”离开了领导岗位。卸任以后, 他上街都是低着头, 能走背街就不走大街, 感慨世态炎凉, 人情比纸薄。在别人都不再理他、门庭冷落的时候, 我仍然同以前一样对待他, 他娶儿媳、嫁女儿几宗大事, 我跑前跑后帮他操办, 办的井井有条, 各方都满意。这位一把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 “路遥知马力, 下台见兄弟。我在台上几十年, 最后与你这位老弟搁班子, 这些年, 回首往事, 我没服过谁, 但你的胸怀, 你的人品、气度, 我服了。” ◇

这个大劫难、大瘟疫还能不来吗? 大劫难是对所有丧失良知的人的报应。只有你找回了良知, 劫难就与你没有关系。你才能有美好的未来。

当前对有无良知的检验标准, 就是对法轮功的态度。一提到法轮功, 还有人说: “法轮功是反党的。你们发传单、讲真相、劝‘三退’, 不是反对共产党吗? 所以共产党要迫害你们。” 其实这是你们偏听偏信, 还不了解法轮功的一种说法。那么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法轮功在很短时间内迅速传播, 早已引起了江泽民集团的强烈恐惧和妒嫉。在 1999 年 7 月 20 日开始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从迫害开始到现在已过 13 年多了。共产党对法轮功迫害之残暴、惨烈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而法轮功学员努力做好人被说成是坏人, 被关进监狱、劳教所、洗脑班强行转化, 不“转化”施以酷刑, 致人以残、以死。报纸、电视只登一些诬蔑法轮功的东西, 到北京上访的权利都剥夺了。有冤无处申, 所以有讲真相、发传单之事。通过这些真相传单揭露谎言与暴力; 揭露邪恶与残暴。这就是反党吗? 这样邪恶的党老百姓不应该有个清楚的认识吗?

良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 怎样才能找回良知呢?

找回良知的关键是了解真相。了解法轮功真相, 了解共产党的真相。神佛慈悲于人。见大劫难已来到眼前, 将毁掉的生命万万千。总希望有更多的生命得救。因而网开一面, 叫大法弟子讲清真相, 尽量多的唤醒世人的良知善念; 不断展现邪党做过的, 人们还不知道的大恶事; 在时间上一等再等, 让世人找回良知有更多的机会。

没有直接参加迫害法轮功的人, 你现在能找回“良知”, “三退”了, 那你就有救了。我们并不需要你什么回报。至于说社会会不会乱, 乱也好, 不乱也好, 与你有良知的人没有关系。神会安排好一切的, 因为一切劫难都是为了淘汰没有良知的人的。◇

炼法轮功疾病痊愈 云南禄丰县老夫妇蒙冤狱

云南省禄丰县七旬老人孔华强、赵加芳夫妇修大法疾病痊愈，全家其乐融融，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夫妇俩遭屡次迫害，2009 年被非法判刑，孔华强七年，妻子赵加芳四年，分别劫持往云南省第一监狱和云南省第二监狱。老母悲愤离世。夫妇二人至今仍然经常受到当地公安局、六一零、镇上、社区人员的骚扰。

修法轮大法疾病痊愈

孔华强，今年 72 岁，妻子赵加芳，今年 69 岁，家住云南省禄丰县金山镇万融街二幢二单元二百零二号。孔华强老人是禄丰磷肥厂的退休工人，妻子赵加芳没有工作，全家上下都靠丈夫孔华强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孔华强早年就受到中共邪党运动的迫害，身心都受到极大的伤害，经常卧病在床，赵加芳一个弱女子要担起全家的重担，也落下了一身的毛病：风湿脚痛、手脚麻木、慢性肠胃炎、头昏心慌等。全家生活异常艰辛，夫妇俩都曾经在死亡线上挣扎，动过轻生的念头。

1996 年孔华强的大姐向他介绍法轮功，对他说：“目前有一种佛家上乘的修炼大法——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特别好，不妨你试试看。”同时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送给了他。孔华强翻开《转法轮》，看到开篇的《论语》，立即就被李洪志师父用科学道理论述的博大精深的法理所吸引，于是如饥似渴的看下去，慢慢的明白了许多以前不懂的道理。以前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自己的一生饱受冤屈，自己的一家苦难重重，从《转法轮》中知道了今生所受的苦是在还以前做坏事欠下的业力。

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下，全家人有说有笑，从未有过的轻松快乐。妻子赵加芳看到丈夫与婆婆的巨变，也在 1998 年走进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修炼后，她浑身的毛病也都不治而愈。

屡遭迫害 老两口被非法判刑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邪党极其残暴的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当天中午两点，孔华强就接到禄丰县公安局的电话，叫他过去一趟，他到公安局后才知道是逼迫

他去看中央电视台诬蔑法轮功的新闻。并且逼迫孔华强放弃修炼，并非法到他家抄家，将家里的法轮大法书籍、录音机、讲法磁带、炼功磁带、电池都抢走了。还逼迫孔华强写不炼功的保证。

2003 年 6 月的一天，禄丰公安局、国保大队长潘治宏带着三、四个人闯到孔华强家抄家。第二天下午假装将他放回家，但紧接着就是连续八天的洗脑迫害。

2006 年 4 月的一天，牟定县公安局一个姓普的警察与另一个人又来到孔华强家，叫他交出他妻子赵加芳，孔华强说妻子不在家，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为避免迫害，赵加芳不得不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而公安局、六一零人员也不断的到家里骚扰，还到赵加芳的兄弟家、儿女家骚扰恐吓。一年半后赵加芳回到家，立即就被警告不准外出，连上街买菜都有人跟踪，有人跟她说几句话或打个招呼都被盘问。

2008 年 12 月 4 日上午 9 点左右，以禄丰县国保大队队长潘治宏为首的七八个人闯进孔华强家里，拿出拘留证，就将妻子赵加芳铐起来，赵加芳高声呼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群人就用胶布将她的嘴封起来。并非法抄家，面对这群人的恶行，孔华强 95 岁的婆婆在沙发上盘着腿说：“这么好的功法你们不给炼，你们搞错了！”这些人不理睬，继续非法抄家，把 9 岁的小孙子吓得直哭。孔华强和妻子赵加芳被送到禄丰县看守所非法关押、审问。

孔华强被关在看守所的第二天，看守拿来一份有字的纸让他签字，孔华强没有看上面具体写的是什么，就在空白处写上“我无罪”。第三天，有人来提审孔华强，问他看过《九评共产党》没有，孔华强说看过。提审的人又问他觉得《九评共产党》怎么样，孔华强说：“完全是事实，就拿我家来说，父亲是个老实的农民，被整成‘土匪’，直到 1986 年才平反；我家地无一寸、房无一间，都是租地的贫穷农民，却被整成‘地主’，母亲也被整成‘不法地主’被判刑八年；

我一个兢兢业业工作的人被无端打成‘反革命’，将我吊打致残。”12 月 29 日孔华强和赵加芳夫妇俩被宣布逮捕。2009 年 3 月 17 日孔华强和妻子赵加芳被非法开庭，4 月 15 日非法对孔华强判刑七年，赵加芳判四年，4 月 30 日一早，就将孔华强、赵加芳夫妇分别送往云南省第一监狱和云南省第二监狱。

孔华强被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也没有做例行的体检就直接收监了，收监的第四天，孔华强的脑血栓再次发作，被送到监区总医院，由于病情严重。在监区，政工科的两个警察及两个帮教每天对孔华强强行洗脑，逼迫他放弃信仰，使他饱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2009 年 7 月 2 日孔华强保外就医回家。

老母亲含冤离世

孔华强回到家中，因脑血栓手脚不便，不能自理，更不能护理 96 岁的老母亲，儿女又在外地打工不在身边，2010 年元月，孔华强在纸板上写：“因修炼法轮功妻子被公安局抓走，96 岁的老母亲与丈夫生病无人护理，要求放人。”禄丰县公安局逼迫在外地打工的儿子赶回来，将孔华强写好的纸板撕毁，孔华强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母亲到公安局门口，拉开外衣露出写在内衣上的字。公安局一个姓黄的人出来照相还威胁孔华强。公安局唆使儿子硬是将孔华强赶回家。孔华强自己都需要人照顾，更没法照顾高龄的老母亲，有时每天就两个馒头度日。2011 年元月 16 日，老母亲含冤离世，望眼欲穿都没有能见上儿媳赵加芳一眼。

赵加芳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被逼迫坐小板凳，从早上六点半一直坐到晚上十点半，每天长达十五、六个小时，屁股都坐出血了，还不准洗漱、不准洗澡，连续坐了四个月的小板凳，由于不能炼功，旧病复发，心跳每分钟跳至一百四十八次，阑尾还开了刀。

2011 年 7 月 3 日赵加芳从监狱回到家，夫妇二人仍然经常受到公安局、六一零、镇上、社区的骚扰至今。◇

